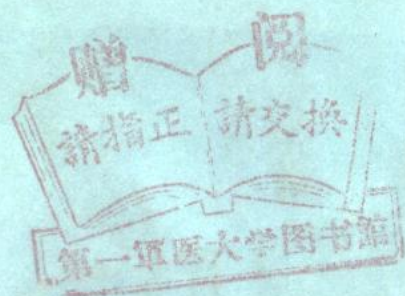


中医专业两年制试用教材

中医各家学说选

中医基础教研室編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医大学

编写说明

为适应我校中医专业二年制教学需要，我们组织编写了这本试用教材。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参阅了文化大革命前出版的有关教材和一些文献资料。编写了在祖国医学发展史中主要学派和一些学科的代表医家十四家，主要介绍他们的学术成就和观点。通过学习，使学员了解祖国医学是在实践中不断补充和发展的，为学习和研究中医理论打下基础。

由于时间仓促，业务水平、教学经验所限，错漏之处一定不少，在试用过程中，热诚希望同志们提出批评指正意见，以便进一步修订。

一九七九年五月



目 录



緒言	(1)
一、錢乙	(1)
(一) 以五脏辨证为纲作儿科辨证的纲要	(1)
(二) 调制方剂的特点	(3)
二、陈自明	(3)
(一) 妇产科	(3)
(二) 外科	(4)
三、刘完素	(4)
(一) 对五运六气的认识	(4)
(二) 对病机的阐发	(5)
(三) 治疗方法	(7)
四、张元素	(8)
(一) 对药物的研究	(8)
(二) 处方学上的成就	(13)
五、张从正	(14)
(一) 三法的理论根据	(14)
(二) 三法的运用范围	(15)
(三) 补法	(17)
六、李杲	(18)
(一) 脾胃和“元气”的密切关系	(18)
(二) 脾胃在升降运动中的枢纽作用	(18)
(三) 内伤病的病理变化	(19)
(四) 内伤外感的鉴别	(19)
(五) 治疗用药原则	(20)
七、朱震亨	(22)
(一) 相火论	(22)
(二) 阳有余阴不足论	(23)
(三) 丹溪的论治心法	(23)
八、张介宾	(24)
(一) 阳非有余论	(25)

(二) 真阴不足论·····	(26)
九、李中梓 ·····	(27)
(一) 先天后天根本论·····	(28)
(二) 水火阴阳论·····	(29)
(三) 辨疑似证·····	(29)
十、吴有性 ·····	(30)
(一) 温疫病不同于一般外感·····	(30)
(二) 病原——杂气论·····	(30)
(三) 传染途径从口鼻传入·····	(30)
(四) 邪入募原说·····	(30)
(五) 治疗·····	(31)
十一、吴瑭 ·····	(31)
(一) 伤寒与温病不同·····	(31)
(二) 三焦病机·····	(32)
(三) 清热养阴法的确立·····	(32)
十二、王清任 ·····	(33)
(一) 治病以气血为主·····	(33)
(二) 诊病当先明脏腑·····	(35)
十三、王泰林 ·····	(36)
(一) 肝气证治·····	(36)
(二) 肝风证治·····	(37)
(三) 肝火证治·····	(37)
十四、唐宗海 ·····	(39)
(一) 气血关系的阐述·····	(39)
(二) 血证的病理变化·····	(40)
(三) 血证的治疗方法·····	(42)
〔附方〕·····	(44)

緒 言

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它包含着中国人民长期同疾病作斗争的丰富经验和理论知识。我国历代劳动人民和其中无数有代表性的医药学家，他们以毕生的精力献身于人民医疗卫生事业的活动中，继承前人的理论和经验，创造并发展了祖国医药学。这些医药学理论和成就都是祖国医药学宝库中精华的重要一部份，因此学习和研究各家学说，是继承发扬、整理提高祖国医药学遗产重要的一项工作。它对于目前开展中西医结合，创造祖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是有很意义的工作，使祖国医药学更好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

我国在春秋战国时期，运用阴阳五行学说和医学理论总结了以前的医疗经验，著成《内经》一书。以后历代医家根据《内经》的理论原则，在医疗实践的基础上，不断有新的发展和成就。特别是东汉时的张仲景在《内经》的理论原则指导下，总结前人的医疗经验，结合个人的临证经验，创造性的发展了辨证施治的规律，著成《伤寒论》《金匱要略》等书，为后世医家所师法。两宋以后各家学说纷起竞立，如北宋的儿科名医钱乙，结合临证治疗，竭力伸说五行生克之理；宋末时的刘完素阐发病机变化时处处贯彻了《素问》五运六气学说。以后张元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亨诸家相继而起，各有所长，提出了许多独到的医学见解。明清以后，温病学说的发展更为突出，丰富了热性病的治疗方法，提高了对临证实践的医学理论。

如上所述，可见我国医学体系是千百万人民群众及医学代表人物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因此，认真地学习和研究各家学说对于深入了解祖国医药学理论体系和医疗经验是很必要的。

宋代以前的经典著作《内经》、《伤寒论》等有专门课程，温病学说也有专门课程，故本讲义主要介绍宋以后的一些主要医学家的学术理论和见解。

一、錢 乙

钱乙，字仲阳，其先为浙人，祖父时北迁，遂为东平郛城人（今山东郛城县）。约生于1035—1117年。是一位著名的儿科学家。钱氏著有《伤寒指要》及《小儿药证直诀》。他的学术成就，最主要的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以五脏辨证为綱作儿科辨证的綱要

钱氏在临证中体会到小儿为稚阳之体，脏腑柔弱，易实易虚，一旦疾病发生，易反映出脏腑异常表现。他根据“内经”五行理论，结合自己的经验，总结出以五脏为綱的

儿科辨证方法。

由于五脏性能不同，若被邪气侵袭，发生病变不同，反映出症状也不同。例如：

心属火而主神明，遇骇异必惊从内生，若为邪热所扰，亦可发生惊及悸。火热有余，心阳太亢，则多见身热喜饮；心为木之子，子能令母实，心热过盛，则往往火炽生风，引起肝风内动而发为哭叫抽搐。反之，心阴不足，心失所养而神失所依则悸动不安。所以《小儿药证直诀·五脏病》指出“心病，多叫哭惊悸，手足动摇，发热饮水。”又在同一书里辨别心病虚实说：“心主惊，实则叫哭发热，饮水而摇（一作搐），虚则卧而悸动不安。”

肝属木，主筋，其声呼，肝开窍于目。肝阳有余则直视，呼叫；肝阴伤，筋失涵养，则颈项强急。肝气郁结，欲得舒展条达之性，则呵欠频作；郁甚则猝倒闷绝，人事不省。若肝阴不足而肝阳偏亢，亦可生风，出现咬牙啮齿等似有余之象；阳留于上，阴积于下，上下相引则欠气。肝热则风动，出现抽风发搐。湿则风生于内，如肠风便血等。《小儿药证直诀·五脏病》指出：“肝主风，实则目直大叫，呵欠项急，顿闷；虚则咬牙多欠气，热则外生风，湿则内生气。”

脾属土，司运化、主四肢、肌肉。脾为湿困，运化失司，则肢体不能受气而感到困倦，身重沉沉欲睡。若为湿热所蒸，则为通体发热，口渴欲饮。脾虚失运，浊气不降则为呕吐；清气不升，则为泄泻。若被肝邪所乘，发为慢脾惊一类的虚风。所以《小儿药证直诀·五脏病》指出，“脾病，困睡泄泻，不思饮食。”又辨别脾病虚实说：“脾主困，实则困睡，身热饮水，虚则吐泻生风。”（五脏所主病）

肺属金，主气。肺气有余，则喘满闷乱。肺家有热则口渴欲饮；肺热不甚，或有停饮者则不欲饮水。肺气不足，则气息不利，甚或出气多于入气。所以《小儿药证直诀·五脏病》指出：“肺病闷乱哽气，长出气，气短喘息。”又在同一书中辨别肺病虚实说：“肺主喘，实则闷乱，有饮水者，有不饮水者；虚则哽气，长出气。”

肾属水，主藏精，是人体真阴真阳之所在。小儿阳气未盛，阴亦未充，故肾病实证甚少。肾虚，精不上注于目，则目无精光而畏明，精不内渗于骨、则骨节沉重。钱氏认为疮疹黑陷属肾实，因为疮疡之所以黑陷，实由于肾阴的枯涸，而肾阴之所以枯涸，实由于火热亢盛所致。所以《小儿药证直诀·五脏病》指出：“肾病，无精光，畏明，体骨重。”又说：“肾主虚，无实也，惟疮疹，肾实则黑陷。”

钱氏的五脏辨证体系，虽渊源于《内经》《难经》《金匱》等书，但从他所列的五脏主症来看，与上述诸书内容，已有很大的不同。其不同处，正是他结合小儿特点，发展了前人理论的地方。例如，他在论述面部诸证时说：“左颧为肝，右颧为肺，额上为心，鼻为脾，颊为肾，赤者热也，随证治之。”又《目内证》里说：“赤者心热，导赤散^①主之；淡红者心虚热，生犀散^②主之；青者肝热，泻青丸^③主之；浅淡者补之。黄者脾热；泻黄散^④主之；无精光者，肾虚，地黄丸^⑤主之。”前者基本上采用了《素问》刺热篇的理论，后者发展与充实了《灵枢》五阅五使篇关于“肝病者眦青……”等理论。

钱氏虽然强调五脏分证，但不意味着分割了五脏间关系。相反，他在五行学说指导了，重视五脏间的相互影响。他在《小儿药证直诀·肝病胜肺》中说：“肝强胜肺，肺怯不能胜肝，当补脾肺治肝。益脾者，母令子实也”。这种诊治方法说明他看到五脏是个互相联系的整体。

（二）调制方剂的特点

1. 治疗小儿时力戒妄攻误下。钱乙从小儿“脏腑柔弱，易虚易实，易寒易热”的看法出发，在治疗方面力戒妄攻误下，即使迁到非下不可之证，也必须“量其大小虚实而下之”，而且下后必须以益黄散^①等和胃之剂加以调理。

2. 治疗上处处照顾到五脏的寒热虚实，并制有补泻各方。例如，肝实有泻青丸，肝肾虚有地黄丸，心实重则用泻心汤^②，轻则用导赤散，心虚用安神丸^③，脾实用泻黄散，脾虚用益黄散，肺实用泻白散^④，肺虚用阿胶散^⑤。

3. 很重视补阴。小儿稚阳之体，阴气未盛，阳气柔弱，过用香窜，不但足以耗阴，且易于损阳。而宋代医家，往往习用香燥之药，在这样历史情况下，促使他在柔润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例如地黄丸治肾虚失音，凶开不合，……阿胶散治气粗喘促。对后世倡导养阴者起了一定的启发作用，如朱丹溪的大补阴丸^⑥、滋阴大补丸都是由此脱化而来。

钱氏以上两方面的学术特点，说明他是一位杰出的儿科学家。但并不是完美无缺，还是有其片面性。例如，治疗肾虚时强调小儿纯阳而重视肾阴虚一面，并没有指出肾阳虚的病机及处理方法。

二、陈 自 明

陈自明，字良甫，宋临川人，约生于1190—1270年。他家三世业医，他在医学上的成就远远胜过他的父祖辈，尤其对妇科更有研究，其著作有《妇人大全良方》及《外科精要》，均对后世有较大的影响。《妇人大全良方》是陈氏搜集了历代有关妇产科的医书，结合临证经验与家传经验方，经过整理后，著成了《妇人大全良方》一书，全书二十四卷，分为九门，是我国第一部较完整的妇产科专书。下面着重讨论一下他对妇产科的贡献。

（一）妇产科

陈氏感到历来许多妇科书都“纲领散漫而无统”，因而他对妇科各个疾病重在提出纲领，而为立法治疗的根据。例如，他论月经不通证，提出肝脾伤损为该病的主要原因。他说：“妇人月水不通，或因醉饱入房，或因劳役过度，或因吐血失血，伤损肝脾，但滋其化源，其经自通。”（月经不通方论第六）

肝脾两脏是月经的化源。脾为气血生化之源，肝为藏血之脏。例如，月经不通证，确实有因脾虚而不能生血的，有因郁伤肝而引起血不行的，有因肾水不养肝木而血少的。陈氏以肝脾为纲，虽不能概括无遗，却已抓住了这个病的主要环节。纲领既得，治法从之而确立。脾虚而不行的，补而行之；郁伤肝而不行的，当舒肝行气活血；水不涵

木而经闭的，宜滋肾养肝。

其次，陈氏对于妇科的研究，既能全面掌握，又能重点突出。如他把妇产两方面合而为一，分为调经、众疾、求嗣、胎教、候胎、妊娠、产难、产后八大门，相当全面，而又有系统。在陈氏以前所有论妇产诸书，都没做到这种程度，正如陈氏自己所说：

“节目详略而未备”。他又能对某些问题作了较突出的说明，例如他论妇人伤寒、伤风病说：“伤寒……但妊娠用药宜清凉，不可轻用桂枝、半夏、桃仁、朴硝等类。凡用药，病稍退则止，不可尽剂，此为大法。”这就说明了，男女患伤寒、伤风固然都是一样的，但妊娠而患伤寒、伤风，便须照顾到妊娠的特殊变化，而不能照一般立方遣药。又如他叙述胎动不安证时说：“妊娠胎动，或饮食起居，或冲任风寒，或跌仆击触，或怒伤肝火，或脾气虚弱，当各推其因而治之。若因母病胎动，但治其母；若因胎动而母病，唯当安其胎。”这不仅说明了辨证必须求因的重要精神，同时还突出了标本主次，治母治子的原则。说明陈氏对妇产科病有很高见解和丰富经验。

（二）外科

陈氏对于外科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成就。他认为自古虽有疡医一科及《刘涓子鬼遗方》等论著，但由于后人不加深究，即有专攻外科之人，亦甚少探微索隐、精通方论，致使外科迟滞不前，发展较慢。陈氏鉴于此种情况，于是广集群言，自立要领，总结为“外科精要”三卷。该书对痈疽的病因、病机、诊断、治疗等各方面作了精要论述。尤其对痈疽的浅深、寒热虚实、缓急、吉凶、生死、辨析甚详，颇有参考价值。另一个特点，陈氏很重视整体治疗，因他在临证中体会到痈疽虽多数生于体表，但与内脏有关。若发于要害之处而不加早治，亦可内传脏腑而有生命危险。因而在治疗上，外施针灸膏摩固然重要，然必要时，内服丸散汤液也不可缺。事实证明，这种富有整体观念的外证内治方法，对于脑疽、发背、腰疽、肾俞发等一类大证，的确常常可以起转危为安的作用，是值得发扬的。

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陈氏的学术观点仍不免有一定片面的地方，即以月经不通来说，他仅仅提到肝脾损伤，而没有谈到胃火烁血、心虚血少及肺虚气不行血等原因，治疗亦当博采众方而寻求之，不能拘守而一成不变。

三、刘完素

刘完素，字守真，河间人（今河北省河间县）生于公元1110~1200年，后人称他为刘河间。著有《素问玄机原病式》、《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伤寒直格》、《宣明论方》、《三消论》等书。他对《内经》的理论颇有研究，他的学术思想也大部分是从《内经》发展而来的。

（一）对五运六气的认识

五运六气学说，是古人对自然界气候变化规律的理论。人生存在自然界中，时刻都受着自然环境变化的影响。从对自然界气候变化的认识，进而研究疾病的发生和发展，

这是《内经》里颇重视运气学说的基本道理。

刘氏对运气的看法，是从“人与天地相应”的思想指导下认识的。他认为，气候变化对人体疾病的发生和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因而研究医学就必须研究运气学说，也就是研究医学不能离开自然条件。所以他说：“不知运气而求医无失者鲜矣。”

（《素问玄机原病式自序》。）刘氏一方面承认运气分主四时的正常规律，另一方面又指出运气的变化有常有变。如他指出，六气分主四时的常规是：自大寒至春分属木，故气候温和而多风；自春分至小满属君火，故气候暄暖；自小满至大暑属相火，故气候炎热；自大暑至秋分属土，故气候湿热而多阴雨；自秋分至小雪属金，故气候凉爽而干燥；自小雪至大寒属水，故气候寒冷。他这样的分析，说明四时的气候是随着六气的兴衰而有所变迁，人在生理、病理方面，就有可能受到这种气候变迁的影响。但在某种情况下，由于气候的异常变化，也可能出现一些非季节性的疾病。他说：“五运六气，千变万化，冲荡击搏，推之无穷，安得失时，而便谓之无也。”（《素问玄机原病式》五运主病）可见刘氏是用五运六气的变化来认识和研究疾病，而不是机械地用五运六气来固定疾病。所以他说：“夫医者唯以别阴阳虚实，最为枢要，识病之法，以其病气归于五运六气之化，明可见矣。”（《素问玄机原病式序》）

（二）病机的阐发

当时，一般医生习用辛燥温补之剂，难于收效，因此，他结合临证经验，对病机作了精辟的阐发，提出“六气都从火化”的论点，指出滥用辛热药物的危害，借以矫正当时的流弊。他又根据“亢害承制”的理论，指出六气病变在亢盛到一定程度时就出现假象，他把这种假象叫作“胜己之化”，用这一规律作为鉴别真假疑似病变的理论依据。这都是刘氏在医学上的主要论点。

1. 主火论

火热为导致多种疾病的原因，是刘氏阐发病机的主要内容之一。因此后人称他为主火派或寒凉派。他的主火论点，有二个方面：

第一，扩大了“内经”病机十九条火热两病的范围，例如火和热记载的比较如下表。

表中的比较数字，火和热的病变，“内经”原文为15种，而刘氏则推衍为56种。刘氏所以重视火热为病的原因，是与当时热性疾病流行的实际情况分不开的。

第二，六气都从火化，而火热也往往是产生风、湿、燥的原因。

风与火热的关系，刘氏认为，风属木，木能生火。病理上的风，又每因热甚而生，所谓“风本生热，以热为本，风为标。”这就是说，风的发生是由于热，因而风病就都兼热化。所以他说：“热甚而生风”；“言风者，即风热病也”（《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中风论》。）他并进一步解释“诸风掉眩”的原因是木旺则火盛而金衰，金衰不能制木，则木愈旺而火愈盛；风火都属阳，阳主动，风火相煽，故使人摇动眩晕。

湿与火热，他认为，“湿为土气，火热能生土湿”。这说明湿是从热化生的。因此他认为，湿病的形成和热分不开。他说：“湿病本不自生，因于火热怫郁，水液不能

六 气	内 经 病 机	刘 氏 病 机	比 较	
			内经	刘氏
热	诸腹胀大。 诸病有声，鼓之如鼓。 诸转反戾，水液浑浊。 诸呕吐酸，暴注下迫。	诸病喘、呕、吐酸，暴注下迫、转筋、小便浑浊、腹胀大鼓之如鼓、痢、疽、疡、疹、瘤气、结核，吐下霍乱，瞀郁肿胀，鼻塞，衄衄，血溢，血泄，淋泌，身热，恶寒战慄，惊惑，悲哭谵妄，衄衄，血汗。	8	34
火	诸热瞀瘵。 诸禁鼓慄，如丧神守。 诸躁狂越。 诸逆冲上。 诸病腑肿，疼痠惊骇。	诸热瞀瘵，暴瘡，冒昧，躁扰狂越，骂詈，惊骇，腑肿，疼酸，气逆冲上，禁慄，如丧神守，噎呕，疮疡，喉痹，耳衄，耳鸣，呕涌溢，食不下，目昧不明，暴注，眇瘵，暴病暴死。	7	22

宣通，即停滞而生水湿也。”（《宣明论方·水湿门》）他又进一步解释“诸湿肿满”的原因是热极盛则痞塞肿满。

燥病的形成，他认为是“风能胜湿，热能耗液”（《宣明论方·燥门》）的结果，因而燥病就和风热分不开。

他对寒病的认识，除阴盛阳衰而为“中寒”者外，其他如感冒寒邪，或内伤生冷，“冷热相并”，均能使阳气怫郁，不能宣散而成热病。这样，在他的认识上，风、湿燥、寒诸气为病，在病理过程中，大多能化热，或与火热相兼同化。所以后人把这一论点，称为“六气都从火化。”他的立论意旨，在于矫正当时的积习流弊，因而他在立言方面，就必然要突出火热病变，这不免有片面性。四库全书提要说他“其作是书，亦因地因时，各明一义，补前人所未及。”

2. 亢害承制论

刘氏阐发病的第二个内容，是运用《内经》运气过亢则害物，相互承制则生物的理论，来说明病理现象的本质和标象的内在联系。

他认为五行的相互承制，是保证事物永远在不平衡中求得相对平衡，从而维持其正常运动的必要条件。例如，心火过胜时可以影响肺金，而作为肺金之子的肾水，又能制火的偏胜以资助肺金。这样互相依存，互相制约，才能维持五脏之间的协调统一，从而维持正常的生理活动。如这种关系遭到破坏时，一气偏胜，而他气不能制约时，就要发生病变。如火气胜而克制肺金，金不能生水，水不能制火，火多水少，就形成热病；相反，就会形成寒病。他在《三消论》中说：“是以水少火多，为阳实阴虚而病热也；水多火少，为阴实阳虚而病寒也。”

刘氏认为疾病的形成，就是五运之气有所偏胜而破坏了协调统一关系的结果，而这

种偏胜之气亢胜到一定程度时，就要出现胜己之化的假象。例如，恶寒战栗，是寒病的本象，但热病过甚时，也能出现寒战振栗等假寒症状，这是火极反兼水化的现象。此“兼化”都是“假象”，万不能认假作真。他说：“木极似金，金极似火，火极似水，水极似土，土极似木，……谓己亢过极，反似胜己之化，俗流未知，故认似作是，以阴为阳，失其本意。”（《素问玄机原病式序》）刘氏这样对亢害承制的阐发，不仅是对病理变化的论证，而是对病候真假疑似的分析。他这样阐发亢害之理，对诊断方面也有很大的启示。

（三）治疗方法

刘氏对火热发病因有较深刻的研究，所以他治疗火热病，有一套自成体系的方法。兹就其分辨表里的治疗方法，略述如下：

1. 表证 他认为表证虽然应该用汗解，但外感初起，多是“怫热郁结”，辛热药虽能发散开结，因病本属热，用热药解表，有时表虽解而热不去，如果解表而不中病，就会使热邪转甚，不如用寒凉解表药为妥。因此，他主张用辛凉或甘寒解表，并结合不同情况，具体施用。如：

（1）在季节方面，夏季发病，由于气候炎热，不用麻、桂等辛热药物解表。必须使用时，也要适当地增入寒性药物，否则就会助长热邪而发生其他病变。他指出“以甘草、滑石、葱、豉等寒药发散最妙。”

（2）表邪属于阳热郁遏的，有时虽表现有恶寒战栗的症状，但为阳热郁遏的一种假象，更不能用辛热药解表以助其热，应以生石膏、滑石、甘草、葱豉等寒性药物以开发其郁结；必须从脉象上细心分辨。

（3）表证而兼有内热的，一般是用表里双解的办法。他所制的防风通圣散、双解散^②等即是这一类方剂。他有时也用水^①一凉膈^③半，或天水凉膈各半，以“散风壅，开结滞，使气血宣通”，郁热便自然解除了。

2. 里证 里证用下法，也要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如：

（1）表证已解而里热郁结，汗出而热不退的，有可下之证者都可用下法。他指出：“不论风、寒、暑、湿，有汗无汗，内外诸邪所伤”，只要有可下之证，就应用下法。可下之证，在表现上多有目睛不了了、腹满实痛、烦渴谵妄等症状，在脉象上多见沉实，因为这是热邪亢甚郁结在里的确证必须以大承气汤或三一承气汤^④下其里热。

（2）热毒极深，以致遍身青冷疼痛，咽干或痛，腹满实痛，闷乱喘息，脉象沉细的，这是蓄热极深，阳厥阴伤的现象。这种病比较严重，并已影响到血分，就不能单纯用承气汤攻下，而必须和黄连解毒汤配合使用。他并指明，这种病在治疗中有时可下四五次，利一二十行，其热方退，不要泥于古人“三下热不退即死矣”的说法而有所犹豫。

（3）在大下之后，热势尚盛，“更下之，恐下脱而立死，不下，亦热极而死”，或下后，湿热内甚而下利不止。在这种情况下，都可用黄连解毒汤清其余热，必要时可兼以养阴药物。若下后热虽未除而热势不太甚的，则宜小剂黄连解毒汤^⑤，或凉膈散调

之，以散其余热。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刘氏对外感热病的治疗，实有其独创的见解。他在医学上的成就归纳起来，约有以下几点：

(1) 由于赵宋南渡以后，中国北部的广大地区，沦为异族争夺的战场，人民处于动荡不安水深火热之中，热性病流行很广，给人们带来深重的苦难。当时又是和剂局方流行，医者习用温燥之药，刘氏试图矫正这一风气，不但医人而且医医，这是他在当时的一大贡献。

(2) 自晋唐以后，有些医生偏重方药的收集，忽视理论的研究和提高。刘氏以敢于创新的精神，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发展内经，独创一家之说，为明清以后各家研究风气起了很好的引导作用。

(3) 刘氏提出辛凉解表和泻热养阴的治法，不但对后世治疗温热病以后很大启发，同时也突破了魏晋之后墨守成规的风气，使后来的学者敢想敢干，理论联系实际，促进祖国医学的理论和治疗不断发展和提高。

四、張 元 素

张元素，字洁古，金之易州人（今河北省易水县）其生卒年月不详，大约与刘完素同时。李东垣、王好古都是他的弟子。著有《珍珠囊》《医学启源》《药注难经》《脏腑标本药式》。他的医学成就主要在药物和处方两个方面，兹扼要介绍于后。

（一）对药物的研究

1. 对“内经”五味学说的发挥 张氏对《内经》颇有研究，他对药物的气味、归经、补泻的探讨无不以《内经》的理论为指导。关于五味的学说在《素问藏气法时论》中记载“肝苦急……心苦缓……脾苦湿……肺苦气上逆……肾苦燥”。他就用甘草缓肝急，五味收心缓，白术燥脾湿，黄芩泄肺气上逆，黄柏、知母润肾燥（参看《医学启源》）。脏气法时论里还有“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补之，酸泻之；心欲软，急食咸以软之，用咸补之，甘泻之……”，张氏临证时便用川芎散肝，细辛补肝，白芍泻肝；芒硝软心，泽泻补心，黄芪、甘草、人参缓心；甘草缓脾，人参补脾，黄连泻脾；白芍敛肺，五味子补肺，桑白皮泻肺；知母坚肾，黄柏补肾，泽泻泻肾。张氏不但根据五脏的苦欲，提出具体针对性药物，而且还指出，所使同一味药物，因五脏病变的不同，其作用也可大异。如同一酸味的芍药，既能敛肺，又能泻肝；同是辛味药，既有细辛的辛散，又有知、柏的辛润；同是苦味药，既有白朮的苦燥，又有黄连的苦泻。

2. 对药物的气味厚薄和升降浮沉的作用也做了理论上的发挥和具体的规定。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有“味厚者为阴，薄为阴之阳；气厚者为阳，薄为阳之阴”的说法。张氏根据这些理论加以具体发挥，他说“茯苓，淡，为天之阳，阳也。阳当上升，何谓利水而泄下？经云：气之薄者阳中之阴，所以茯苓利水而泄下，亦不离乎阳之体，故入手太阳也。麻黄，苦，为地之阴，阴也。阴当下行，何谓发汗而上升？经曰：

味之薄者，阴中之阳，所以麻黄发汗而升上，亦不离于阴之体，故入手太阴也。”又说：“附子，气之厚者，乃阳中之阳，故经云发热，大黄，味之厚者，乃阴中之阴，故经曰泄下。竹，淡，为阳中之阴，所以利小便，茶，苦，为阴中之阳，所以清头目也。”

（参看《医学启源》）。他不但对药物的气味厚薄和其升降作用作了理论上的阐述，更重要的是在其《珍珠囊》中对每味药物都作了具体的注明。这样使中药的药理学说更为丰富起来。

3. 他重视和倡导药物的“归经”在其《珍珠囊》中，几乎每味药物都有某经的字样。他认为能深切了解药物之性而使之各归其经，则力专用宏，疗效更著。如同一泻火药，黄连则泻心火，黄芩则泻肺火、白芍泻肝火，知母泻肾火、木通泻小肠火，黄芩泻大肠火，石膏泻胃火。不但如此，他还认为制方，必须用“引经报使”药才能更好地发挥效用。如太阳小肠膀胱诸经病，在上则用羌活，在下则用黄柏；阳明胃和大肠两经病，在上则用升麻白芷，在下则用石膏；少阳胆和三焦经病，在上则用柴胡，在下则用青皮。（参看《医学启源》）。

4. 制定了“脏腑标本寒热虚实用药式”张氏的五脏六腑十一经辨证系统，完全引用了《中藏经》五脏六腑虚实寒热生死顺逆脉证法各篇的内容。施治也以补泻温凉为治法，制定了《脏腑标本寒热虚实用药式》各脏腑的用药都是根据温凉补泻来归纳的。张氏这种归纳方法、不但执简驭繁地掌握药物效用，并可据此举一反三，应变无穷。兹依式制表于后：

肺脏	虚实	泻实	泻子：泽泻、葶苈、桑皮、地骨皮。
		除湿	半夏、白矾、白茯苓、苡仁、木瓜、橘皮。
	补虚	泻火	粳米、石膏、寒水石、知母、诃子。
		通滞	枳壳、薄荷、生姜、木香、杏仁、厚朴、皂荚、桔梗、苏梗。
标本	清	补母	甘草、人参、升麻、山药。
		润燥	蛤蚧、阿胶、麦冬、贝母、百合、天花粉、天冬。
	去寒	敛肺	乌梅、栗壳、五味、白芍、五倍子。
		清本热(清金)	黄芩、知母、麦冬、梔子、沙参、紫苑、天冬。
去寒	温本寒(温肺)	温本寒(温肺)	丁香、藿香、款冬花、檀香、白豆蔻、益智仁、砂仁、糯米、百部。
		散标寒(解表)	麻黄、葱白、紫苏。

大肠	虚实	泻实	泻热：大黄、芒硝、芫花、牵牛、巴豆、郁李仁、石膏。 泻气：枳壳、木香、橘皮、槟榔。 补气：皂荚。
		补虚	润燥：桃仁、麻仁、杏仁、地黄、乳香、松子、当归、肉苁蓉。 燥湿：白朮、苍朮、半夏、硫黄。
			升陷：升麻、葛根。 固脱：龙骨、白垚、诃子、粟壳、乌梅、白矾、赤石脂、 余粮、石榴皮。
胃腑	标本	清热	清本热：秦艽、槐角、地黄、黄芩。 散标热(解肌)：石膏、白芷、升麻、葛根。
		去寒—温本寒(温里)	干姜、附子、白果。
		虚实	泻实：泻湿热：大黄、芒硝。 消饮食：巴豆、神糲、查肉、阿魏、硃砂、郁金、山稜、轻粉。
脾脏	标本	补虚	化湿热：苍朮、白朮、半夏、茯苓、橘皮、生姜。 散寒湿：干姜、附子、草果、官桂、丁香、肉果、人参、黄芪。
		清本热(降火)	石膏、地黄、犀角、黄连。
		解标热(解肌)	升麻、葛根、豆豉。
小肠	虚实	泻实	泻子：诃子、防风、桑皮、葶苈。 涌吐：豆豉、梔子、萝卜子、常山、瓜蒂、郁金、藜芦、 苦参、赤小豆、盐汤、苦茶。 泻下：大黄、芒硝、礞石、大戟、续随子、芫花、甘遂。
		补土	补母：桂心、茯苓。 补气：人参、黄芪、升麻、葛根、甘草、陈皮、藿香、藜蘼、 砂仁、木香、扁豆。
			补血：白朮、苍朮、白芍、胶饴、大枣、干姜、木瓜、乌梅。
小肠	标本	除本湿	燥中宫：白朮、苍朮、橘皮、半夏、吴茱萸、南星、白芥子。 洁静府：木通、赤茯苓、猪苓、藿香。
		渗标湿	开鬼门：葛根、苍朮、麻黄、独活。
		虚实	泻实热：气分：木通、猪苓、滑石、瞿麦、泽泻、灯草。 血分：地黄、蒲黄、赤茯苓、梔子、丹皮。 补虚寒：气分：白朮、楝丸、茴香、砂仁、神糲、扁豆。 血分：桂心、胡索。
小肠	标本	本热寒之(降火)	黄柏、黄芩、黄连、连翘、梔子。
		标热散之(解肌)	藜蘼、羌活、防风、蔓荆。

膀胱 { 虚实 { 泻实热 (泄火): 滑石、猪苓。
补下虚 { 养阴清热: 知母、黄柏。
通气散寒: 桔梗、升麻、益智仁、乌药、萸肉。
标本 { 本热利之 (降火): 地黄、梔子、茵陈、黄柏、丹皮、地骨皮。
标寒发之 (发表): 麻黄、桂枝、羌活、防己、黄芪、木贼草、苍朮。

肾脏 { 虚实 { 水强泻之 { 泻子: 牵牛、大戟。
泻腑: 泽泻、猪苓、车前子、防己、茯苓。
水弱补之 { 补母: 人参、山药。
气分: 知母、元参、破故纸、砂仁、苦参。
血分: 黄柏、枸杞、熟地、锁阳、肉苁蓉、萸肉、阿胶、五味子。
火强泻之 (泻相火): 黄柏、丹皮、地骨皮、生地黄、茯苓、元参、寒水石。
火弱补之 (益阳): 附子、肉桂、益智仁、破故纸、沉香、川乌、硫黄、天雄、乌药、阳起石、茴香、胡桃、巴戟、丹砂、当归、蛤蜊、复盆子。
精脱固之 (涩骨): 牡蛎、芡实、金樱子、五味子、远志、萸肉、蛤蜊。
标本 { 本热攻之 (下): 即承气诸法。
标热凉之 (清热): 元参、连翘、甘草、猪肤。
本寒温之 (温里): 附子、干姜、官桂、白朮、蜀椒。
标寒解之 (解表): 麻黄、细辛、独活、桂枝。

心脏 { 虚实 { 火实泻之 { 泻子: 黄连、大黄。
气分: 甘草、人参、赤茯苓、木通、黄柏。
血分: 丹参、丹皮、生地、元参。
镇惊: 朱砂、牛黄、紫石英。
神虚补之 { 补母: 细辛、乌梅、枣仁、生姜、陈皮。
气分: 桂心、泽泻、白茯苓、远志、茯神、石菖蒲。
血分: 当归、熟地、乳香、没药。
标本 { 本热寒之 { 泻火: 黄芩、竹叶、麦冬、芒硝、炒盐。
凉血: 生地、梔子、天竺黄。
标热发之 (散之): 甘草、独活、麻黄、柴胡、龙脑。

三焦

- 虚实
 - 实火泻之
 - 汗：麻黄、柴胡、葛根、荆芥、升麻、薄荷、羌活、石膏。
 - 吐：瓜蒂、食盐、藜汁。
 - 下：大黄、芒硝。
 - 虚火补之
 - 上焦：人参、天雄、桂心。
 - 中焦：人参、黄芪、丁香、木香、草果。
 - 下焦：黑附子、肉桂、硫黄、人参、沉香、乌药、破故纸。
- 标本
 - 本热寒之
 - 上焦：黄芩、连翘、梔子、知母、元参、石膏、生地。
 - 中焦：黄连、连翘、生地、石膏。
 - 下焦：黄柏、知母、生地、石膏、丹皮、地骨皮。
 - 标热散之(解表)：柴胡、细辛、荆芥、羌活、葛根、石膏。

胆腑

- 虚实
 - 实火泻之(泻胆)：龙胆草、牛胆、猪胆、生蕤仁、生酸枣仁、黄连、苦茶。
 - 虚火补之(温胆)：人参、半夏、细辛、当归、炒蕤仁、炒枣仁、地黄。
- 标本
 - 本热平之
 - 除火：黄芩、黄连、芍药、连翘、甘草。
 - 镇惊：黑铅、水银。
 - 标热和之(解表)：柴胡、芍药、黄芩、半夏。

肝脏

- 虚实
 - 有余泻之
 - 泻子：甘草。
 - 行气：香附、川芎、瞿麦、牵牛、青皮。
 - 行血：红花、鳖甲、桃仁、莪朮、三稜、穿山甲、大黄、水蛭、虻虫、苏木、丹皮。
 - 镇惊：雄黄、金箔、铁落、珍珠、代赭石、夜明砂、胡粉、银箔、铅丹、龙骨、石决明。
 - 搜风：羌活、荆芥、薄荷、槐子、蔓荆子、白花蛇、独活、皂荚、乌头、防风、白附子、僵蚕、蝉蜕。
 - 不足补之
 - 补母：枸杞、杜仲、狗脊、熟地黄、苦参、葶藶、阿胶、菟丝子。
 - 补血：当归、牛膝、续断、白芍、血竭、没药、川芎。
 - 补气：天麻、柏子仁、苍朮、菊花、细辛、密蒙花、决明、谷精草、生姜。
- 标本
 - 本热寒之
 - 泻水：芍药、乌梅、泽泻。
 - 泻火：黄连、龙胆草、黄芩、苦茶、猪胆。
 - 攻里：大黄。
 - 标热发之
 - 和解：柴胡、半夏。
 - 解肌：桂枝、麻黄。

（二）方剂学上的成就

张氏治学，不主张拘泥古方，他认为墨守成方总有一定的局限性，若单单依靠搬用古方，来凑合现有的病证，是不可能完全相合的。所以他说：“运气不齐，古今异轨；古方新病，不相能也。”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就促使他在处方方面开辟了新的途径，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善师古方之法而化裁新方的，在他以前有钱仲阳，与他同时有刘完素，因此钱、刘两家就很自然地成了张氏化制新方的取法对象，在临证时也很喜用他们所制的方药。例如在五脏补泻方面，钱乙的地黄丸、安神丸、泻青丸、导赤散、益黄散、泻黄散、泻白散、阿胶散等，均为张氏临证所喜用。又如张氏的学术，在某些部分虽与刘完素不同，但对五运六气之理，以及对于热病的处理，颇有一致的看法。因此刘氏的益元散、防风通圣散、三一承气汤等也为张氏临证所习用。张氏之所以能在处方学上取得较大的成就，实与他善于取长补短地接受前人制方的经验分不开的。例如九味羌活汤，是张氏针对桂枝、麻黄二汤的主证所制成的四时发散通剂，因为发散用伤寒法，法度极严，有汗不得用麻黄，无汗不得用桂枝，偶有差迟，便会变生坏证。张氏制这通剂的主要精神，在于使人用之不犯三阳禁忌。王海藏则认为本方不独捷于解利，即治疗杂病亦有神功。在实践中也可证实，凡伤风之在经者及风湿疼痛诸症，此方确有良效。惟对寒邪束肺、肺气壅闭的喘咳，获效不够迅捷。因此，本方虽有所长，但毕竟还不能全部代替麻、桂的作用。又如枳朮丸，是张氏根据仲景枳朮汤的用意所制成的丸方。枳朮汤治心下痞，大如盘，边如旋盘，而此方则能治痞、消食、强胃。二方主证，显有虚实之不同。前证属实，系水气所作，故仲景重用枳实破结下气，以行停水；后证属虚，是脾不健运，饮食不化，气滞痰聚而成心下痞闷，故元素重用白朮之苦甘，补脾以去湿痰，佐枳实之苦降，泄痞闷而消积滞，荷叶芬芳醒胃，以之裹烧，又用米饭为丸，与朮协力，有滋养胃气之功。二方仅以用量有差，而补泻缓急的作用，便大不相同。这就很清楚地反映了张氏化裁古方的灵活手法。再如加减小通汤，是由白通、理中二方化裁而来。本方主治形寒饮冷，大便自利，完谷不化，脐腹冷痛，足胫寒逆诸证。白通善通少阴之阳，理中善补太阴之虚，临证时少阴寒厥与太阴吐利，往往同时并见，而难以截然分开。张氏窥透这一特点，便复合二方为加减小通汤，以治太少二阴之虚寒；犹恐力不胜任，又取半夏苦辛温胃以燥内湿，生姜辛温走表以除外湿，更用官桂、草豆蔻等气之厚者，佐姜附以回脾肾之阳。立方本意，实得“内经”中关于“寒淫于内，治以甘热”，“湿淫于内，治以苦热”，以及“补下治下，制以急，急则气味厚”的奥义，确是挽救急剧吐利等肠胃疾患将陷于虚脱的良好方剂。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张氏在方、药两方面成就的特点，主要是善于运用前人的理论，经过消化，使之成为自己的学术指导思想。如他论五脏补泻法，即由《素问·藏气法时论》五脏苦欲的理论化裁而成；论药性升降浮沉，由《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气味厚薄的理论化裁而成；论药物归经，是依据经络学说，结合具体实践所得出的临床疗效总结。这些内容最早虽已见于《神农本草经》，但经张氏的悉心观察、研究，确实使它大大的向前发展了。他的脏腑辨证与脏腑用药式，不但发展了《中藏经》的辨证理论，同